

弘明集

弘明集卷第六

梁釋僧祐撰

釋駁論

并序

晉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畧治道諷刺
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
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
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
釋之

有東京束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
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

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羣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
君之所尊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
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
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
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無
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
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
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
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
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

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
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
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旣出家離俗高
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
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
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
然無一可採何其栖託高遠而業尚鄙近至於營求
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
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
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

時意或聚畜委積願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
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
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
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
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
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
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
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
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
會同盡餽餽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

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擊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憮然有聞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畧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

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秕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

牛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悋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也凶懷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犁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其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斑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遇惡揚善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

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
累婆婆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
宙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
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
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
雍而有赴海之死者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
袒而無衣腹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
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
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
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

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
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
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雀文賣藥
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
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
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
中迹超諸乏耻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
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
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
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

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
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
或翹楚皦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
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
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
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
垢帝釋之重蔑若秕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
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
素畧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
釁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

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
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
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
垺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
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
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暘以般
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
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粗升
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

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
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
散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
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
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
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
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橫
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
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傲
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

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畧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
之嶮術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
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
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卽
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
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
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
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啟誨之道不一悟發
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
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

夫舍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餽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

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
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
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
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狗飽焉可得
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
天下之大善旣自飲毒復欲鳩人何酷如之可謂亡
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
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
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
合布德網以籠羣儁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

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
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
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
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
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
子之謂也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真大聖
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
體之者道冲虚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頽溺
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震則感動
大千睿澤灑灑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

誠帝王型玄宗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
真儀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
方外之冥軌然垣牆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幽邃稀
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德包無際而事
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
天而瞽者莫覩其明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
誰之過與而方欲議宮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
甚者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辜
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可悲之所
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曰聞大道之說彌

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
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
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散
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
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正二教論

道士有爲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南齊明僧紹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
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
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後

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墮地卽行七步舉
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
於是佛道興焉

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典非穿鑿之書

正曰道家之

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乎莊生七章而得一
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
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
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
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

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

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
慧有徵於內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
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養
正之功微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形而所貴
非全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
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應非身塵劫非遐此其所
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
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
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

非前說之證既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耻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

異孰乖聖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搢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羣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汙襲異道唯其時
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顓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
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
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躓矣水陸
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船守株固
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成以禮伸孝敬
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又曰全形守祀

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
事之可賤者俗正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
申禮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
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禮貴賤
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粥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
邪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
無死真會無生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
死而不亾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
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謗慢欲以苟濟

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
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丹餐霞餌玉靈升羽蛇
尸解形化是其託術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
登仙死則爲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
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
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也至若張
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呪章劾咸
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
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
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麤言其隅
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
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
其分虛無爲本柔弱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
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致命
而竢達不謀已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流
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不死哉其
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前成生甄異氣故
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
物類大若麟鳳怪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

而希學可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
靈塵而止欲從末由則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
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奇尚而固守
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自來也然則窮神盡
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
著於前生而強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孱而橫
慕以妄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
學而學以誠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學鏡生
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
極也爲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其理練僞歸真神功

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神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
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
則理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通
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得所學也
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毒故息敬於君親
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駭奇妙寂觀以祐思功積
見而要來則佛教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
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明爲於爲將乃滅習
反流而逸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得其
將在茲

門論

南齊張融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
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泯不
隔五帝之秘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
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
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
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
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鴻迹旣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
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

生者曰張融白鳥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
病盛生衰此亦魂畱幾氣況驚舟失施於空壑山足
無絳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徙不徙也欲
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
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難張長史門論

并問答
三首

南齊周顒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
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
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
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

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麤有涇渭與奪之
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
可謬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
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
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其極言且畧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
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
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
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
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

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旣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
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
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
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
每泐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間閭
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
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

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
異邪旣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荅周顥書

張融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旣化極魂首復
爲子弟畱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没平生所困
橫馘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
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
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旣赴所
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知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藹所以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疑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

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
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息乙之交定者鴻乎吾
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
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
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
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
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
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
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

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
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
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
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
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
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旣
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
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苦卿謂盡無而
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
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

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答彼周曰非鳧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復荅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荅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荅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
泐教而見矣荅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
壹於佛但吾之卽此言別有奇卽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
何諍荅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碎
白玉以泯鬪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
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
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
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

乎荅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
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
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五已有所集方復移其
翔者邪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
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荅彼周曰
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
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
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
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

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
湊出

重荅張長史書

周顒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
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
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
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
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
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

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

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
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
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
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
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旣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
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旣情崇於日月
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
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
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

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旣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氏殊於老神旣靜而不兩靜旣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

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

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瞻餘
慮惟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
耳

通源曰非鳧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荅又
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
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
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
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
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鳧乙則
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

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
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
真諦實義泐文可見矣將泐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泐
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泐而玄德於方寸者此
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
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
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
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
謂法性以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

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訖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

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邪雖非
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番
故畧其後文旨存義本

與顧道士書

折夷
夏論

謝鎮之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推一源詳據二典清辭
斐曄宮商有體玄致疊疊其可味乎吾不涯管昧竭
闕幽宗苦不思探贖無階豪糴但鏡復逾三未消鄙
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
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

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未譏翦華廢祀亦猶蟲誼鳥聒
非所宜效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
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
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
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
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
故九服攸敦是以關雎之風行乎四國況大化所陶
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
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生於成
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閻浮提也但

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暫失正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
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
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
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沈濟惑無出此法是
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
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誅其異故知始之所
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
鍾邪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氎繞貝
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之小異耳今
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响允執萬之一音感異類

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
彼夫俗禮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
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
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無世飾
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假工於裁製去
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爲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
制及其敷文奧籍三藏四舍此則爲學者日益豈華
風之能造又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
幽者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繁
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身以濟衆

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食以養生且生而可養則
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可與萬椿齊雪邪必不可
也若深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思
覺悟之道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
則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猶
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夫有知之知
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之生壽不盈百大聖
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旣澄
照絕有無名超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
刻船者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

行六度疑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或
能濟物疑滯必不羽化卽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
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
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
聖旣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爲蒼文餌螯乳爲醍
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
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干峙並立其析無也
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
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
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重與顧道士書

并頌

謝鎮之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況既和光道佛而涇渭
釋李觸類長之爰至棊奕敷佛彌過精旨踰昧夫飾
櫃質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
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舛俗余以三才
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荅云存乎
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爲
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畧諸近要以標大歸然
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譖儻不貽忤夫太極剖
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

以愛滯緣生義皇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
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蒙
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妣慾淪波觸崖思
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邪感物而遂
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
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象斯歸故知天竺
者居娑婆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
土中於三千聖應旣彼聲被則此覩日月之明何假
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高殊物
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

教不嫌同道則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踈兩汲精踈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規易準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邪道家經籍簡陋多生

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及如上清
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難同
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道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
遣有遣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
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
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能至今
云道在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玄契千載玄
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
學精思不亦怠哉豈道教之筌一作全邪敬尋所辨非
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

頌曰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兮
哲哲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天輪掬兮殊材
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卞和
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芻蕘兮般若焉相責兮
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音釋 弘第六

駁 此角切 不純也 憊 文甫切 婉 婉於阮切 變 變美好貌 秣 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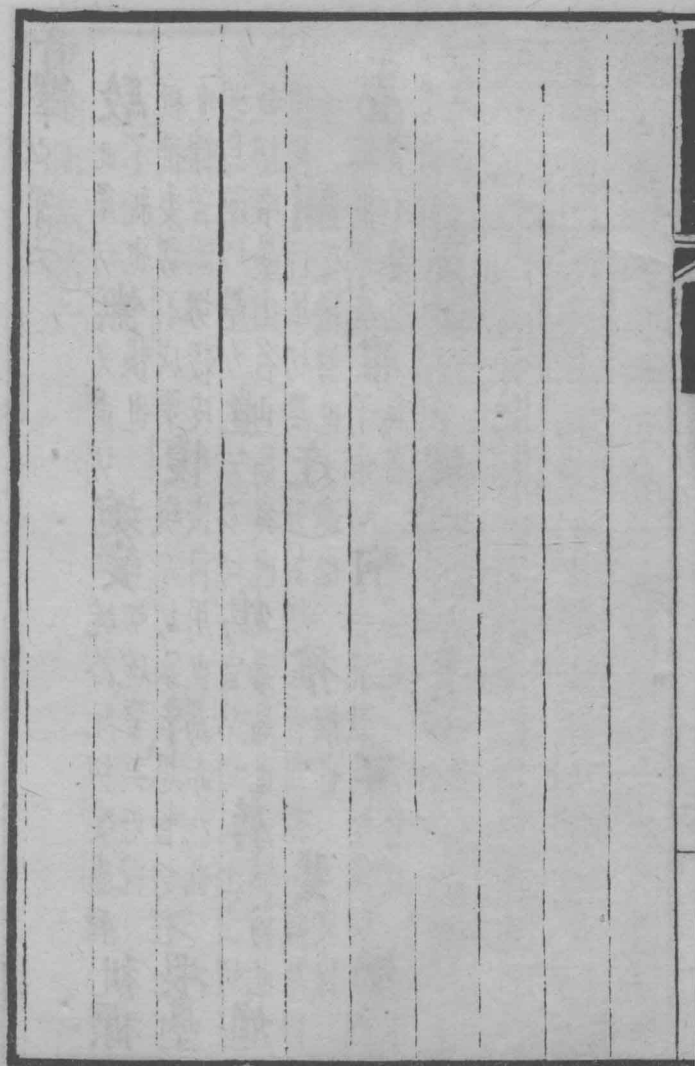
也 糠 苦罔切 穀皮 憤 亦自用也 駢 赤色也 垠 壘

垠 烏彌切 壘 山名 嶝 苦亥切 鳩 直禁切 孱 土山切 殖

渠為 翻 行革切 鳥 迂 五故切 推 音角切 揚 斐 敷尾切

疊 無匪切 疊 子余切 响 音吼 獸 笄 堅溪切 櫛 側

切 梳 稗 菌 巨隕切 姹 都合切 替 之列切 總名也 藥也 樂也 明也



弘明集卷第七

梁釋僧祐撰

難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苦甘之方雖二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擊異端遂起徃反紛類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

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
拯令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
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
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
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爲
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爲正
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
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
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

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
可爲異政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
骸爲逆旅充冕豈足論哉所可爲嫌祗在設教之始
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
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袞
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
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
徽容衣裳弗裁閉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
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
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

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

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
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
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
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
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
矣而橫厝非貶妄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
賢推盪徃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
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
議則與奪相懸何措紳擎蹠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
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罄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

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
不容聞許爲正真何理鄙誚旣虧畏聖之箴又忘無
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
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
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
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
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
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
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
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

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
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
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爲恨四也又云抑則
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
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
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
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爲恨五
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
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
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

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爲繼富不以振惡爲教褊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勲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鳩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爲淺畧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邪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畧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麤妙兩施繁約共有

典法細誠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
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
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刳剔之苦害非左衽之
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
溫巖爲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
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
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
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
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
爲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

復代匠

諮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極東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薦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

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
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
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瓔珞難乘者
哉自貧來多務研敷沈潛緘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
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遙夜
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公理
則輕汎無主轉憶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
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
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

辨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邪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邪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
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
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膳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
餐非養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效
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
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
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
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
是聖化唯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

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邪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用博猶精也豈麤人所能信精

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
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鑒所陶實未屆
虛故爲鑽賞所業陶業有序者爲質昧邪爲待明邪
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
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
正路易遵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
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遵正則歸
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

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窅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舩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今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

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邪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誼鳥聒何足述倣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鐘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頓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祇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

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舍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蹙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倣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爲

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
想茲漢音流人彼國復受蟲誼之尤鳥聒之誚婁羅
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莛楹可齊兩若兼除不其
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
往耳傾心遙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釋慧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辨
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
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
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

爲獲寶聳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
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
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
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旣非老氏所創寧爲真典庶
更三思儻祛其惑

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
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
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
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
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

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
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廻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
性故爲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罄折之
蒸殞葬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
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
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也旣失無
爲而尚有爲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永沈
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
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廼剪
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泰伯無德孔父嘉

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以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至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

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
譬猶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
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爲異物而殊照風不爲
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不同
耳吾子以爲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
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
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邪寧
有夏邪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
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爲蚩蚩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
尾蹠躩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蚩蚩之音也夷夏

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
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
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
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
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
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爲本君恃民
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爲空設又
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
論深釋久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
積紀沈晦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鄽落公因

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
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
有知歸耕得筭又云大道旣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
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
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所動
磐石不爲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
寒之不凋信矣夫姪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爲大道誰
爲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
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
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

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
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
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泥洹滅度
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
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
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屆故謂
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指西爲東
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爲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
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戒而無絕穀之訓
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蟻穴藏聖人何貴且

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
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
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
麟何類乎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
也而云麟如麟何邪荅云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
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邪將不見告又云道
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
已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
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質璞鄭子觀之而且退

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
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矣故老子云強梁者
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文故人所以敷行誠籍顯著
文教將爲愚瞽之故非爲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
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
愍方便爲之將非虛邪學文邪慈柔虛受僕謂宜空
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爲真典佩紫錄以爲妙術
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姪姣以爲
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已
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無身

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爲大患吾子以軀爲長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已未知此談以何爲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誼鳥聒何足述效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爲辛而無羨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爲臭而弗耽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僞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旣不得謂之爲有亦不得謂之爲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筈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蟲誼鳥聒意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姪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

志而已愚夫輒爲迴心姦儔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
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
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
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
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語其真照
也則忘慮而幽疑言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
見君稱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
未填慧陽之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息

夜遊之迷未旋君旣解猶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
遙餐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
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
天壇希囑茲況而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
幽之效照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
復內秉茫思獲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
佛合同或論深淺爲異或說神邦優劣或毀清正賓
實夫苦李繁子而枝折藥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
世之成制後賢之遠匠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
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

者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佛用
漏盡爲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
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乘龍
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
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宮踈遶闕細委重軒故放彼
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
鹿苑次則集於天官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
故乃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
齊歌羣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唯有周皇
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

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
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旣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
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
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人乎聞大聖現儒林之
宗便使周孔莊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
邪便當五道羣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
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
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
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盡於虛境西則
窮于幽鄉北則弔於溟表南則極乎牢閭如來扇化

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羣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叵易真法莫移正禮叵易故泰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

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泰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也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爲正佛以空空爲宗老以太虛爲奧佛以卽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爲妙佛以講導爲精太虛爲奧故有中無無矣卽事而淵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升矣符章爲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爲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

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尠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苫頂者莫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真僞已彰君可整率匹侶徊涉清衢貧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真豈有惡乎想必不

逆允於徃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音釋 弘第七

黷

徒谷切 恩也 蒙也

盪

徒朗切 推盪也

餽

虛氣切 牲腥曰餽

猩

音生 能言獸也

蚩

赤脂切 笑也

莞

胡管切 小胡管切 貌

覲

古候切 見也

蹠

徒切 協

蹠

徒切 協

蹠

徒切 蹠行貌

禘

徒計切 禘祭名

禘

徒計切 禘祭名

姣

古巧切 妖也

臭

尸救切 惡氣也

渺

息淺也

切少也

苦

舒贍切 覆也



弘明集卷第八

梁 釋 僧 祐 撰

辯惑論

并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緣想增
靄奚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
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蒙必施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
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藪畱種
民之穢漢葉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歇攬地
沙草寧數其罪涓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蔽
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雒之

引明集卷之六
渣糝淪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
童於互鄉顯妙趣於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
言聲所能攄寫

禁經上價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
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喻菩薩慈悲等照震
電光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
於苦海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
哉道化空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
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

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
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
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冥雲波祈候通仙影響
無陳夫閑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
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二逆

夫質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
氣雖保此爲真而未能無終况復張陵妄稱天師旣
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爲鱗蛇所喻子衡奔
尋無處畏負清議之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

迹生糜鵠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
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
集闕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衡入乂之乃出詭
稱曰吾旋駕辰華爾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
衡便密抽遊胷鶴直衝虛空民獠愚戇僉言登仙販
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氣釋罪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羣斯班姓妄造黃書呪癩
無端以伏輕誚

呪曰天道畢三五成日月俱出窈窕
入冥冥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

姦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圖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冥醮錄男女媾合尊卑無別吳陸脩靜復勤勤行此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用消灾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行此爲道觥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佚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消况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門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亂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德輕風露如黃

巾等鳶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
鬼道神祇不佐爲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
以民賤之輕欲圖帝貴之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
於空玄水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
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
羣妖不勞浹辰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臯務依明德道無真
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曹寧非陋
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

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
訴然後判者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
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急
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爲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無情於
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
使然哉其經辭致媵慢鬼弊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
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

是靈仙碾屐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

園廁

如郭景純亦云仙流登園度厄竟不免災

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其

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磷又塗炭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馱泥中黃鹵泥面槌頭懸柳埏埴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寶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

猶溼揆額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厨纂門不仁之極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厨矜身

與食懷咤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

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

魯自稱美也又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

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性都功祭酒

此是荒時撫化名也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禱作

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秣陵縣民王靈期作也

又道士蟻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

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

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紫道鬼神

師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膠東樂大拜五利將

軍雖有茅土而無臣節

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酣進過常遂致營逸醜聲遐

公月集卷六

五

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
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
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
末已來謂爲制酒至王靈期削除豐目先王道民並
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爲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
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爲行尸迷徒湫學不識大方至
有疾病衰禍妄甚妖祟之原淵鬼鸛以爲災渡危厄
於遐川詹鈞星於懸溜雪丹章於華山乃蹙顰眉貌

謨詬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
貨斯實祭酒規巾糝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
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爲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
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瀟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
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
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
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
勿尚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思水河靜災念之聲

輕作寒暑兇佞之極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
虓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
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
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準死入鐵
鉗火獄生出鴟鴞瘡痘精骸昏朽淪離永劫誰知斯
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者
甘聞故畧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卽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
今日弱辭所陳哉

滅惑論

梁劉勰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
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
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畧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
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爲泥洹未見
學死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真僞煥然易辨
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
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
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

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僞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僞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暗鳶飛戾天寧免爲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爲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

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
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
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
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僞興造無費苦尅
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況人不蠶而衣
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
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
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
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一作豈傷日月夫塔寺之

與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讐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

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
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
人世過駟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
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辨
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摧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
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公世昔三皇至治堯舜
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苴斬無紀
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
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
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公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

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公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

二故名教有二摺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
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
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
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
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
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
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
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
一軌况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
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

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禱後改爲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禱又改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

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
周頌允塞宴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
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
唯字是求宋人申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
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
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欲斷其惡
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
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
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

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况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
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
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
反滅弱胡遂令獫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誅淪胥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
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
可息旣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
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
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

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
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
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
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
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
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
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
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
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邪何

弘明集卷之八
三
以奉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
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
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
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
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
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
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
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
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
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

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
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
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
法則真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
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
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
弗紀慧業靡聞斯廼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
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浴業修
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

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與今祖述李叟則
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
筭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
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
窮下愚何故知邪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
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
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寶惜夷唾以灌靈根避災
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魍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
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
姦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宗是

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
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無虎竹而濫
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迤則蠹國世平則蠹
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
清金容妙相何美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
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孰與藏
宮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脣齒校
以形迹精麤已懸覈以至理真偽豈隱若以麤笑精
以偽謗真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

釋二破論

十九條。○本論
道士假張融作

釋僧順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
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
聖達之流叵以生爲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
者無爲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
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
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
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
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爲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爲厲凡夫之種若厲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

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卽彼無爲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暮非恩之薄所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旨相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釋曰
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槩而求且太
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之言以太皇爲臣魏
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
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爲浮圖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
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儵來即其事矣今
子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
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容致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
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爲聖人內

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旣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釋

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
罔已旃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旣卒三千之徒永
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
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
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
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襁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
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爲之高風激玄流於
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
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
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以正
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
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
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蚊
行喙息感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
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
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
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

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沙法所沾固
助俗爲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
師澄而興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
未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
地不問親疎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釋曰夫身之爲累甚於桎梏老氏以
形骸爲糞土釋迦以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
奢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

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
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尅期輕舉白日登
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
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
誅漢之張陵誣調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
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
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
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屠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荅聊更畧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釋曰噫唉何子之

難喻邪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
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
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
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曾懷澹爾無寄塵垢
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櫳之歡愛虛室
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身餒獸或靜節蔬餐
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
網兆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
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頽喙
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

尺矣何多口之爲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有緣即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邪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墜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

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
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
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
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
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
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
在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
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
之偏禪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
國師道士或寂漠無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

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邪嗟乎外道藉我智慧
資我神力遂欲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
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爲用得其理也則
於道爲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
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
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
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
生者氣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
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

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
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
道乎

弘明集卷之八

音釋 弘第八

總

平頰切 人名

維

盧各切 與洛同

渣

側加切

糝

桑感切 米粒和羹也

嗑

胡閤切

也蕩

徒浪切

喻

許及切 呬也

獠

魯皓切

胥

姑汝切 苦也

戇

陟降切 愚也

鮐

古橫切 直涉切

膏

武巨切 不明也

礪

力宕切 力宕切

圃

七情切 廁也

氐

都黎切 戎種也

擿

莫江切

營

于平切 淫營也

埏

埏式連切 埏埴也

湫

子了切 偏仄也

崇

雖遂切 神禍也

譎

譎胡禮切 譎胡禮切

切

營

于平切 淫營也

埏

埏式連切 埏埴也

湫

子了切 偏仄也

崇

雖遂切 神禍也

譎

譎胡禮切 譎胡禮切

薄切 謔話

營

于平切 淫營也

湫

子了切 偏仄也

崇

雖遂切 神禍也

譎

譎胡禮切 譎胡禮切

譎

譎胡禮切 譎胡禮切

切 辨別

髡

若昆切 翦髮也

禕

兩非切

獬

獬狁貌

鶡

工役切 伯勞也

詔

謨許切 謨許切

儻

式竹切 與倏同

蚊

詰利切 蟲行貌

挺

丑連切 引也

唉

於開切 歎聲